

# 我的安居之路

史彦军

我出生在农村,17岁那年,考中了太原铁路机械学校,从此在太原就读、工作,直至安家落户。30年弹指一挥间,我带着憧憬,装着梦想,来到这座城市奋斗,见证了太原发展的奇迹,也收获了自己美满的生活。

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太原机务段工作后,单位给我分配了单身宿舍。一个宿舍住四个人,三个大学生和我一个中专生,14平方米的一间屋摆放了四张单人床,地下的空地便只有窄小的一条了。窗户与门口之间扯了一根铁丝,洗了的衣服、袜子等挂在铁丝上晾晒。有一天,我们正在屋地的中央架起电炒锅做饭,铁丝上晾着的袜子正好掉进了炖肉的锅里,眼见着一锅肉不能吃了。房子是我们这些外地单身最渴望的。我们来到太原,谁不希望能有个属于自己的落脚之地?

三年之后,我在表嫂的热心帮助下,买到一套楼房,面积46平方米,五层,只是位置太偏僻了,在远离市区、靠近东山的双塔铁路宿舍,房子的后面就是庄稼地,而且是市区地势最高的地方,上下班爬大坡,十分不便。不过,那会儿房源稀缺,有房子就已经很不错了,根本没有挑拣的机会。

父亲看后满意地说:“楼房位置偏点不怕,重要的是,咱在太原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,这多不容易呀!”

我的这套房位于顶楼,是铁路单位一间半的“刀把子”房,一个大间,一个小间,前后阳台,厨房3平方米,卫生间1.5平方米,还有一个狭长的过道。房子分到手了,我与未婚妻也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,有了房子正好做婚房。未婚妻与我站在新分的楼房里商量装修方案,估量着自己手里的钱,最终只能选择普通些的装修。

家里钱不多,装修房子时自己能干的活便自己动手,能省一点是一点。父亲会做不少基础工程,常常从老家来帮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活。有一天晚上10点多,我正要睡觉,忽然有人敲门,打开门一看,原来是父

亲。瘦弱的父亲背着一大袋自己种的五谷杂粮,弯腰塌背,手上的青筋突起。父亲说:“趁着家里这两天没事,来赶赶活。”我赶紧抱下压在父亲肩上的袋子,说父亲不该背这么沉重的东西,同时心里有些难过,父亲快60岁了,还拖累他为我们匆忙着受苦受累。

几个月后,房子装好,我与妻子举行了婚礼。来家的客人都说房子装修得不错,简洁大气。

几年之后,我们有了小宝宝,父母便来太原帮忙照顾。住五口人,家便显得有些窄小了。妻子与我商量,咱们是不是该买个三居室呀?过几年,孩子大些总得有他自己的一个屋子才好。

于是,我们便四处寻找房源。2003年的时候,我们看中了一套78平方米的三居室,二层,更接近市中心,附近有超市、菜市场,便利得很,要价19万元。我们咬咬牙,买下了这套房子。卫生间宽敞了,洗澡、洗衣服方便了,厨房宽大明亮,进进出出做饭不拥挤了,最重要的是,我们都拥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,住着很是舒适。

在这套二层的三居室,我们居住了10年。在这10年间,太原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市区内大部分道路都拓宽重建了,还修了高架立交桥。条条道路车水马龙,人流如潮,两侧高楼林立,商铺、商场、饭店一家连着一家,到处生机勃勃,尤其高层住宅一片连着一片,都是不用爬楼的电梯房。建设路、府东街、府西街、解放路、迎泽大街、北大街、胜利街、并州路、东中环、南中环、北中环……太原市从南到北、从东到西,到处都是正在盖高楼的工地,到处都是已竣工的大厦。近年来,国家有钱了,每年给退休人员涨工资,给企事业单位职工涨工资,大家手里有了钱,便有了购买新楼的本钱。我的许多同事都买了高层住宅,亲戚朋友也有好多人住进了电梯房。

新建的高层宽敞明亮,妻子便也动了心思。2014

年,我们卖了那套46平方米的小房,又买下了一套123平方米的高层住宅。这套房子位于太原火车站东广场的南侧,楼下是正在建设的太原站东广场,未来1号地铁线将从此处通过,迎泽大街的东延工程也正在进行中。地铁与火车站交汇,不久,这里将是人声鼎沸的闹市区。

站在我家28层楼的阳台眺望,巍巍双塔尽收眼底,远处的群山展现雄姿。家中客厅、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,都比以前宽大了许多。父亲说:“咱一个农村人,没想到能过上今天这么美好的生活,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啊。”

是啊,回首过往,不由感慨万端,那时我孑然一身来到这里,如今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安居梦,更见证了城市的飞速发展。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 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“党在我心·锦绣太原”征文

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太原日报编辑部  
太原文学院 太原市作家协会 联办

## 陪婆婆坐摩天轮

刘德凤

市里新开了家大型游乐场,“五一”期间两个女儿嚷嚷着要去玩。我看婆婆也没什么事,便想带她去感受一下游乐场的热闹气氛。孩子们知道了我的想法,也怂恿奶奶一起去。好奇心强的婆婆,禁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,终于同意了。

我们去时游乐场正搞优惠活动,充值200元送100元,我拿出手机很快充了卡。婆婆见状也把手机掏出来,让我帮她充值。我一下就愣了,后来才明白,婆婆没有进过游乐场,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充值返现金的活动,当然不懂这些活动的规则,以为用微信充200元钱进去,账户里会多出100元钱呢。哎,还是带她出来得少,要不也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。

婆婆跟在我们后面,我感觉她有些拘谨,赶紧挽住她的胳膊。女儿玩了海盗船,太空飞车、大摆锤,见女儿兴高采烈的样子,婆婆很是羡慕,说现在的孩子真会玩。婆婆看见摩天轮,很是好奇,我解释给她听后,她望着高高的摩天轮,一副神往的样子。我心想,这摩天轮速度慢,可以在上面看到整个城市的风景,老年人也可以坐。婆婆不恐高,可以让她试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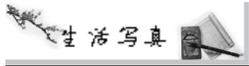
大女儿带着小女儿玩去了,我买了两张摩天轮的票,跟婆婆说我们俩坐摩天轮。婆婆有些害怕,又说费钱,直到我说很安全,而且买过的票不能退,她这才同意了。我扶着婆婆,钻进了摩天轮的车厢,我们俩相向而坐。摩天轮启动后,婆婆紧紧地抓着我的手,直到她发

现,其实速度很慢,非常平缓,这才松开了手,贴着窗户看风景。慢慢地,摩天轮升到了半空,婆婆一点也不害怕,还兴奋地说,没想到,游乐场竟然这么好玩,怪不得孩子们总要吵着来玩。她也真没想到,这摩天轮看起来怪吓人的,可实际上稳当得很。

从摩天轮下来,婆婆快乐得像个孩子。看到旁边有旋转木马,婆婆眼睛一亮,我知道她想坐,便说这个项目很便宜,婆婆立马就同意了。买了票,婆婆竟然敢一个人去坐了。她坐在旋转木马上,一个劲儿地笑着向我们挥手,我趁机给婆婆抓拍了几张照片。婆婆难得这样开心,我要留下这些美好的瞬间。

回家后,婆婆一直跟公公炫耀,说我带她坐了摩天轮,还坐了旋转木马,说这些项目特别好玩,让他有空也去坐坐,看得出来,婆婆对这次体验很是满意。一连好几天,只要家里来了客人,婆婆就跟她们提起坐摩天轮、坐旋转木马的经历,看着她一脸得意的神情,我就想,以后有空时,一定要多带她去游乐园,让她多感受一下新鲜事物。

婆婆老了,有时候真像个孩子,那就多给“老小孩”创造一些快乐吧。



## 分灯夜读书

董颖

幼年时候并无夜读的习惯,皆因母亲时时耳提面命,夜读太过伤害视力,要细心爱护双眼。后来异地求学,离家越来越远,也就越发不注意,熬夜渐多,近视日深。直至今日,十米开外不辨人物,悔之晚矣。但夜读成癖,却是再难改正,也不舍得改正了。

初次离家,是16岁时去朔州上学。学校在怀仁县,周围是农田,种着一望无际的玉米,盛夏时颇为茂盛,别是风景,适宜静心读书。可惜学费愚钝,仅仅日常功课就已应对乏术,也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读些“闲书”,只能偶尔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翻翻。高一时曾这样读过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。

高中的三年,我的床垫下面一直都铺着书。做完每日该做的习题,从床上随手摸出一本来读上几页,是一天中最惬意的事情。我在高三那一年的某个冬夜读完了路遥的《人生》,从被窝里钻出来,满头满身的汗,混着不知是为高加林还是巧珍流的泪,合上书压在枕头底下,瞪眼看着天花板。夜色如漆,听着朔风吹过苍苍的冬天,觉得自已既渺小如蝼蚁,也强大如斗士。

再次离家时已经成年,来太原求学。大学的条件是比较高中好出许多的,至少有读书的自由。也不必再藏在被窝里,尽可以用整夜的时间读自己想读的书。老杜的沉郁、陶潜的自在、曹子建的风流自赏或是周星杓的清雅苦涩,稼轩放翁,梨洲亭林,只要是不寻常的文字,都好。而且越是好的文字,夜里读就更有等闲得不着的妙处。

冬天重读《红楼梦》,门外风大雪大,显得室内的灯光很是温柔。《红楼梦》是适合对着白茫茫的大地读的,那便须得雪停之后;对着粗犷的北风读,也别有滋味。读到黛玉焚稿,忽然窗外有树枝折断,心下一惊,再不能继续。仿佛是中了什么魔咒,之后每次读到这一段都胆战心惊。

当然,夜读的书也可以有种种选择,可以泡茶读《东坡志林》,深夜捧腹,是得一种趣味;冲咖啡读卡爾維諾

《树上的男爵》,意兴阑飞,亦是一种快乐。我往往在夜里读些沉重的文字,比如老杜。去年8月,在“织梦计划”做志愿者,我所讲的那门课是按着中国文学史的脉络选讲部分作家及作品。本来在第四天的课上就该讲到唐代,但平生最敬杜工部,于是单独把杜甫放到了最后一节课。一天夜里备课读到《赠卫八处士》中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”一句,初读之平凡,明白如话;再读之清新,夜雨、春韭、黄粱,满是老友相见时质朴的欢欣,情意盎然;三读之方才明白字字看来皆是血……也许来听我这门课的学生中间,日后有人也上了中文系,当他们在窗明几净的图书馆里触到《读杜心解》或是《杜甫评传》,心头一热,想起这首诗来,也便是我此生的功勋了。

所读的篇目,有时是刻意的安排与寻找,有时只是偶然的相遇。前几日写关于中国古代咏贫文学的作业,偶然读到梨洲先生《山居杂咏》,诗曰:

锋镝牢囚取决过,依然不废我弦歌。  
死犹未肯输心去,贫亦岂能奈我何!

廿两棉花装破被,三根松木煮空锅。  
一冬也是堂堂地,岂信人间胜者多。

铿锵若金石,读罢默默良久,泫然欲泣。非为先生之苦,但为先生之气,读这样的诗,方才能明白风骨为何物。想百年前某年某日,先生秉笔作此诗时,该是怎样的风度,怎样的襟怀,铁骨铮铮,不逊幽燕老将。我常因读这般荡气回肠的作品而失眠,却也一直很少读小山词之类婉转缠绵的作品。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是风雅得有些甜腻了,“腐儒碌碌叹无奇,独喜遗编不我欺”,于一个读书人而言,夜读书其实是一种自我超越。读书人在书卷中读清风明月,读身老沧州,读白马云鹤,读落英缤纷,不过是为不可得的梦想,乘黑夜里随处可栖的不系之舟,求得一个天地与我的成全。身居促狭斗室,枕边万里江山。春风春鸟,花面逢迎,曲径通幽,冰河铁马,尽入梦来。总之是将白日里难得的人生都痛快地一一读



过,才算见了自已,见了天地,见了众生。

曾经与一位我十分敬重的师长谈话,提到夜读,平地里十分庄重的人竟也不由自主提高了音量,说夜里读什么书,又说夜里读书的种种快意。隔着先生厚厚的镜片,也能看到眼中星星点点的光。故纸堆里打过滚儿,才明白何谓书卷多情。《聊斋志异·卷一·考城隍》记张生送宋熹诗有“有花有酒春常在,无月无灯夜自明”一句,那在无月无灯的长夜中亮着的,恐怕是读书人的眼睛吧。

(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)



在我早先的朦胧记忆中,大人们说起我,至少有两件事与众不同。一件,由于难产,我是开刀从母亲肚子里取出来的;一件,我出生后,由于母亲没有奶水,我是吃干妈的奶水长大的。但那只是些语言概念,对我而言,那只是别人叙述中的存在。

自从父母搬到天地坛五巷14号,我再来太原,快到五周岁,心智渐开,这时候记忆的事情,再也不会忘却。我家在这个大院住了有10年,在我的记忆里,说来最令人惊喜的是,我的干妈一家也住在这里,而且和我家是隔壁邻居。

就是在这个大杂院,我渐渐弄明白了一些事情:我家在大门过道这儿的住房,原先正是干妈她们一家租用的房间。这么说来,我就是在这儿由干妈哺育了一年多。

在干妈家,我的干奶奶还给我另外取过一个名字。干爹姓雷,我的另一个名字叫“雷来有”。

也可以说,对于“我是谁”“我从哪里来”,在五巷14号,我有了更加全面的一些认知。

一开始,从老家来到太原,来到陌生的大杂院,说实话我见了亲妈都有些陌生,何况是干妈。但在实际的逐步相处过程中,别人的叙述,终于变成了我的真切体认。

我的父母两人都上班,下班后才开始做饭。干妈是家庭妇女,当然是早早准备好了饭食。干爹下了班,往往都要招呼我上他那里吃饭。干爹干妈是平遥人,也许是我婴儿时代的语言记忆发生了作用,他们说的平遥话,我听着熟悉而亲切。包括遣词用语,孟县家叫火柴是“烽火”,平遥家则叫做“洋火”;外公,孟县人称呼“姥爷”,平遥家说是“姥爷”,我听着都不存在什么障碍。于是,我在两头吃饭,同时无形中学着两头说话,掌握了不止一种方言。

在大人们的言谈中,特别是在父亲的讲述中,关于我怎么就有了一个干妈,终于弄清了来龙去脉。

也许是做了绝育手术的原因,母亲从一开始就没有奶水。父亲请过了好多名医,让母亲吃过好多中药,没有任何效果。那时,太原还没有鲜牛奶供应,只能买到美国产的炼乳。牛奶、炼乳,哪里比得上母乳?我咳嗽,怀疑是加的白糖多了;要是流鼻血,则又怀疑是加的白糖少了。由于战乱,老家来太原的交通已经中断,没有谁来帮助我的父母。一个16岁的母亲和一个26岁的父亲,被搞得焦头烂额,疲惫不堪。

如此煎熬了一个月,一个出生体重11斤半的新生儿,变得骨瘦如柴。

也许是“吉人自有天相”吧,五巷14号居住的智太太,她的老母亲住在南肖墙62号,和我家打对门,智太太眼看情况不兆,开口劝我父亲道:

张先生,你又不缺钱,你给娃娃找个奶妈吧!看你两儿子的样儿,团弄不成这个娃娃!

那时,我父亲确实不缺钱。营救地下党的同事,他个人掏腰包就花过3700多大洋。他只是那时懵懂,没有想到这一层。

## 干妈

张石山

一句话点醒了懵懂人,父亲这便托智太太帮着寻找奶妈。而智太太所以那样劝导父亲,却是已有成竹在胸:她所居住的五巷天地坛14号,就有一个现成奶妈。东房雷家一个女人,日前生了一个女娃娃夭折了,刚刚回奶,说成之后,一副下奶药保准解决问题。

就这样,一个骨瘦如柴濒临夭折的新生儿,终于找到奶妈,有了充足的奶水。那新生儿从此吃饱肚子,健康发育成长,其人至今健在,便是本文作者张石山。

当初,干爹雷安民跑单帮,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,又被战事阻隔在老家平遥。事实上,在我吃饱奶水的同时,干妈婆媳俩的生活也便有了保障。干奶奶对现状相当满意,给我取了个新的名字叫“雷来有”。

在五巷14号,干爹有时会脱口喊我“来有”,我也应声。更多的时候,干爹干妈都是叫我“九十几”。这个带儿化的名堂,是长辈们呼叫我的特定用法。

且说解放军逼近太原,太原城内白色恐怖愈演愈烈。父亲是地下党,他的部下已经有被抓走活埋的。出于不得已,父亲和母亲决定撤离。好比临难托孤,他们把我托付给年幼的干妈和病弱的干奶奶。设身处地想一想,那是怎样的一种信任!

父亲找到组织后,被派去担任我解放军199师部队的攻城向导,带领部队攻打太原小北门。

而在城里,大军轰击的炮火铺天盖地。一发炮弹堪堪击中了干妈一家的住所。万幸的是,那发炮弹竟然没有爆炸。弹头击穿屋顶,插入地下,屋顶被轰开一丈见方那么大一窟窿。

干妈紧紧地抓着我,惊恐地钻在床下。就在那一发炮弹击中屋顶的时候,我被吓得小便失禁了。

至今,干妈说起当年,总要比划着她的前胸衣襟:哎呀,那泡尿真是不小,你把干妈整个前身都尿湿啦!

打下太原,完成向导任务,父亲急忙申领了通行证赶来看我。一到巷口,看见干妈住所屋顶那个弹洞,父亲额头的汗水就冒出来了。他冲进大门,却看见干妈领着我,正在院内北房檐下晒太阳晒。

父亲给我讲,打下太原不久,我就断奶了。父母接我离开干妈家的时候,干爹和干奶奶都哭了。奶小子,在情感上,早已成了雷家的亲儿子。

到我在红崖底小学开始上学念书的时候,我的干爹给我两件礼物。一件,是一个硬皮的笔记本;一件,是一把精致的算盘。干爹的礼物,伴随我走过了整个小学时期。

干爹早些年去世,弥留之际,他念叨的几个孩子里,首先是我。

我的那位干奶奶,给我起名“雷来有”的老人,后来回到老家平遥,很早就故去了。在我的记忆中,没有关于她的任何影像,但在我的叙说里,她永远是我的又一位恩重如山的奶妈。

除过我们老家小山村,在太原市用儿化语呼叫我“九十几”的长辈,只剩下我的老干妈。

天地坛五巷14号,也已拆除干净,干妈早就住进了楼房。

干妈名叫郝巧英,今年高龄周岁九十。我寻常要去探视老人,或者电话上问候,每当老干妈呼叫一声“九十几”,她的七十好几的奶小子,登时心底热浪翻涌。

